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七十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璽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大小司寇布刑禁於天下也國語周語云武王反及羣內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云憲法也管

子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彼布憲卽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爲表縣其義不同而循行表示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通于九服也 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爲說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卽縣書象魏鄭以縣書別爲正歲之事在布刑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

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卽大司寇職正月之吉始
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
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
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
正鄭以此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
爲正歲縣書之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
四方憲刑禁卽此憲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
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爲在正歲者非也至布憲執旌
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
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
月之吉爲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寇

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
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
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寧謂
再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宜令司寇縣書象魏布
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屢丁寧也云詰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汙
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
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此所引
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者
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干
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
千里爲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同故每面相較

近五百里也凡邦之大事合眾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之大事合眾庶者賈疏云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眾庶也詔讓案大事當亦兼有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戒守征役之事互詳大司寇疏云則以刑禁號令者以合眾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眾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立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者凡斬殺戮及傷人皆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故司察

而告之經不以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
壅關之事與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同意 注云司猶察也者
師氏注同司卽今之伺字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司
寇罪之也者以司寇主刑禁殺戮卽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
誅之卽告於司寇而罪之也云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
者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斬殺戮三
者不同卽掌戮所云斬殺刑戮注云斬以鉄鉞殺以刀刃戮謂
肺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此謂故傷人
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抵刑
也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爲
傷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卽見血

也說文以部歃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
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
人也若然踣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爲傷人乎然今言見
血乃爲傷人者止爲蹉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爲餘事
而言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者管子君臣下篇云治斧
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讓猶拒也讓攘拒距字並通賈疏云後
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在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
不從也案先鄭訓攘爲距距亦猶卻也然則二鄭訓本略同特
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賈謂後鄭不從先鄭似非云退
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遏止也賈疏云有人見欺
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遏止不使去也云云謂攘猶卻也者說文

手部云據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僖四年何注亦云據卻也
云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賈疏云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
肯受者莊存與云此經皆理未在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追攝而
不受則既在官矣按賈說甚誤莊氏糾之是也鄭上注說斬殺
戮兼吏民言之則鄭謂據獄過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
受者謂小吏及府史胥徒阻人之來獄者不受達其陳告之辭
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劾調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
爲非是卻其獄與此注卻獄事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據獄
過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大訟小故獄言據訟言過實則據
與過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疏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

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設誣此三者亦刑所禁也
力正以力强得正也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者暴
經例用古字當作覈司覈云禁其覈亂者與此義同此作暴疑
誤詳地官敘官疏亂暴力正卽大司徒鄉八刑亂民之刑也云
作言語而不信者者卽大司徒鄉八刑造言之刑大宰注云造
作也云以告而誅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注云民之好
爲侵陵稱詐設誣此三者亦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設本或作慢
案士師八成擣邦令注云擣詐以有爲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
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
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國語周語云其刑
矯誣韋注云以詐用法曰擣加誅無辜曰誣漢書宣帝紀顏注

云謾誑言也慢謾字通賈疏云侵陵釋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
釋經橋誣犯禁者也謾誑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誑謂浮
謾虛誕也云力正以力强得正也者謂本不正而挾勢力之强
以自申得正者也今案正當讀爲征言恃强力以相爭取管子
君臣下篇云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
政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漢書游俠傳云力政爭疆顏注云棄
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周書度訓篇云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
正征政聲類並同鄭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爲以力
相征討又引或說以力爲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爲說此經力
正則通於庶民其義甚廣也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

其聚出入有所使疏凡國聚眾庶者卽布憲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厲司隸爲官縣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猶察也方言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

注云奚隸女奴男奴也者奚爲女奴隸爲男奴也賈疏云案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是男女隸坐爲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爲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案奚詳天官敘官疏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共官長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役也亦通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日畿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者謂修治國中九

經九緯之涂及環涂野涂以達於甸稍縣都與司險爲官聯也

注云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賈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陷絕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是也王城居中面各五百里其邊界爲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者與遺人司險爲官聯也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爲賓客在道須得供承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

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止之處詒讓
案楚辭初放王注云夜止曰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
遺人廬有飲食宿有路室市有候館則廬惟可晝止宿市以上
有室館則可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井共飲食
樹爲蕃蔽者以宿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爲
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爲蕃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干步而
井周書大聚篇云關關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
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
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此野廬氏掌達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
之事不徒爲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
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

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樓之聚擊樓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疏有相翔者則誅之者舊本並挽則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補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土庶子及其眾庶之守注云眾庶民選守固者也明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更迭徼守之法此人卽掌固之眾庶也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相翔昌翔並疊韻連語觀禮注釋箱爲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相佯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相羊

翱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伴猶徘徊也又馮衍傳計云相伴猶逍遙也此相翔亦謂徘徊觀望伺閒爲盜竊者賈疏謂昌狂翱翔失之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櫟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櫟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櫟令守涂地之人民爲之則卽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櫟異詳宮正摯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爲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側也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敘而行之舟車輦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轅轅坻閣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

疏

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敘而行之者阮元云說文

車部云擊車轄相擊也从車从敼敼亦聲周禮曰舟與擊互者按舟車許引作舟與爲異擊當從周禮作擊許正引此經以證擊字也案阮說是也擊擊聲類同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軌之速也轄擊摩車而相過轄擊卽所謂擊也丁晏云敼梁昭八年傳御擊者不得入范甯集解擊挂也釋文擊劉兆云紐也本或作擊 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閭氏注障互說文足部邁互義同謂舟車相摩竿抵格賈釋爲更互乃望文生訓非鄭惜也云車有輶輶坻閭者阮元云釋文作環輶云本亦作輶同按輶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輶輶故改從車旁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

西鄙掠之告於周使侯出諸輶輶是輶輶也孔廣森云輶輶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輶輶坂十二曲砥閭卽劔閣棧道也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砥與邸同故劉昌宗音砥都禮反邸當作陴說文自部秦謂陵坂曰陴段玉裁云釋文砥字徐之爾反則字作砥詒讓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杜注云輶輶關在緱氏縣東南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境砥當從劉音爲正徐邈本非云舟有砥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孔安國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嶺之界是底柱爲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砥柱閒鄭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

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案鄭所引鄭說蓋書周貢注文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張界賈引偽孔傳爲釋非鄭指也云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爲其迫隘不能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爲依次序行之令其先至者先過後至者不得爭越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者賈疏云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

已上皆爲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 注云辟辟行人者闕

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者與上爲賓客聚
櫟同亦使道所出廬宿旁民爲之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
車若左成三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日辟傳是也禁
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爲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
越隄渠也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者卽士師五禁之野禁也

注云皆爲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恐其爲姦盜故禁以
防之云橫行妄由田中者謂不由田上之五涂而躡壟晦以行
者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畝賈疏云不要東西爲橫南北爲縱
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
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趨疾也楚辭離騷夫

唯捷徑以窘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躡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爲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俛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俛於正道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卽此注射邪趨疾之義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今次金敘大功
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者典祀注云脩除芟掃之賈疏
云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
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詒讓案大事當兼有大賓客
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 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者宰夫
注云比校次之名謂治道人役之姓名云若今次金敘大功者
賈疏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
多誤爲次敘大功也阮元云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
恐衍蓋賈本作次金丈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
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爲若今次敘
大功金與敘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案蜀石經亦作次敘大

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爲是孔繼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敘人功匠人注有程人功之語賈誼謂次金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並無未詳所據掌凡道禁禁謂若今絕蒙大巾持兵杖之屬疏注云禁謂若今絕蒙大巾持兵杖之屬者疑亦漢律文方言云幘巾也大巾謂之帟郭注云巾主覆者故名幘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太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其乘也此大巾疑卽蒙覆之巾然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兵杖皆疑於爲姦盜故禁之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聞疏邦之有大師者

舊本並稅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注云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者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晚也注即用彼文即司寤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閒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閒謂外賊密來窺探閒候國家反彼論說案反閒即環人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骹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疏注引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者舊本稅上曰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漬釋文作殯云又作漬案曲禮本

作漬鄭注云漬謂相穢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而有疫死此醢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卽有肉腐之醢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爲漬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爲傳寫錯互無疑賈曲爲之說非也云故書醢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者蜀石經漬作醢疑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夏旱至矣亦以脊爲醢段玉裁云醢髡漬殞脊五字同在古代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漬漢食貨志國以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丁晏云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瘠過禮卽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

爲𦣻先鄭云𦣻讀爲漬玉篇𠂔部殯病也獸死也義與𦣻同云
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
埋𦣻骨之尙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鏗校於𦣻下增一𦣻字
云月令曰之上當有𠂔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𦣻而易爲漬鄭
君從今書作𦣻而釋其義也𦣻同𦣻說文曰𦣻或從肉是也阮
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𦣻埋𦣻禮記音義云𦣻亦作𦣻此疏
引彼注云肉腐曰𦣻可證此作𦣻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
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𦣻字竊疑上引曲
禮文宜繫於此當云𠂔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下乃接引月
令之文蓋後鄭欲破先鄭𦣻漬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漬之不
爲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爲𦣻以證今書作𦣻之是也然月

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齒亦當從阮校作
髀序官注引月令亦作髀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髀肉腐曰髀
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髀有肉曰髀亦同鄭義
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掄髀髀高注云髀讀水漬物之漬白骨
曰髀有肉曰髀高讀同先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
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所謂肉腐
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漬而謂髀關禽獸
骨者明漬不得爲死人骨而髀則得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
書作髀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云鳥獸殘骨曰髀髀可惡也
則專以髀爲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
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獨

讀如吉圭惟饌之圭圭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
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蔑惡也
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
地詒讓案州里亦卽鄉師之州里據六鄉以內而言云以及郊
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
詳大司馬疏賈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
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總言也

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饌之圭圭絜也者蜀石經如作若惟作爲
宋大字本如亦作若案惟作爲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今
本賈疏云毛詩云絜蠲爲饌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段玉
裁改讀如爲讀爲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

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館與此注爲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訓絜絜之本義訓馬絜盛不訓絜故易絜爲圭絜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古音同在支佳部絜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尙書多方釋文皆曰絜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絜猶絜也詩云吉絜爲館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圭絜亦是三家詩有作圭者耳孔質在唐初韓詩尙存於兩吉圭皆未質言韓詩而宋董道詩故乃以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案段說是也圭絜匠人注義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之爲言潔也圭珪字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賈疏云之屬中含有宮刑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賈疏云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服

服衰絰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蔽惡也者釋文云蔽今本多作穢案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艸部云蔽蕪也穢卽蔽之俗阮元云鄭用蔽字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蔽又函人注無蔽也皆可證詁讓案凡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實絜清人復繇萃此不蠲等皆人所蔽惡故除禁之不使見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槨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者於經例用

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卽葬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葬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詳龜人疏此恤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毛傳云瑾路冢也埋而置楬卽爲路冢矣云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也 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云其人其家人也者謂死者之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吏傳尹賞襍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內穴中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顏注云楬杖也瘞杖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置楬亦謂以本爲杙書其日月杙於所埋之地欲

其有所辨識待其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楊槩是也者詳職金
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者謂小吏主地治
有部界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嗇夫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鄉亭
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書鄉亭小吏卽爲有部界吏故此以爲況
也寧凡國之飢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疏注云禁謂孟春
掩骼埋胔之屬者據月令文嗇亦當作飢詳前疏

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
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溝瀆滄田閒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
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壙所以繫禽獸其
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梓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梓鄂於

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桀誓曰敵乃獲敵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疏寧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者於經例當作于下同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遂人稻人爲官祿也國稼謂國農之種穀者地官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賈疏云溝瀆澮池或田間通水或在田外所須本爲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流爲害者則禁之云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春農事將興故爲阱獲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於是乎設罝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彼爲取獸則夏設罝鄂較此微晚要在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命司空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又管子

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修溝瀆與此經合 注云溝瀆澮田閒通水者也者溝澮皆田閒水道詳遂人稻人匠人疏瀆者說文水部云溝水瀆瀆溝也一日邑中溝管子地員篇云瀆田悉徙尹注云瀆田謂穿溝而溉田是瀆亦田閒溝名說苑臣術篇云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曰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是溝瀆以通水所以備水災也又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溝瀆澮爲山閒水道又荀子解蔽篇云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頃步之澮此溝大於澮並與遂人之五溝異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池以潞水與上三者爲田閒通水別也國語周語韋注云積水曰池月令仲春令毋漚

陂池鄭彼注云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賈疏云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爲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者經上云溝瀆滄池之禁是禦水潦下云爲阱獲是禦禽獸故知害於國稼兼含水潦禽獸二者言之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者塹舊本誤漸宋注疏本同今據宋附釋音本注道昆本明注疏本正釋文云塹本又作塹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亦並作塹案塹卽塹之變體掌固注字亦作塹說文井部云阱陷也重文奔阱或從穴又土部云塹阨也廣雅釋言云奔阨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奔謂穿地爲塹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之陷阱中庸云驅而納諸罔獲陷阱

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國語魯語鳥獸成設罝鄂韋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賈疏云阱則深爲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倣真訓曰走獸擠腳蓋設柞鄂以擠其腳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云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者春爲阱獲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棗誓

曰敵乃獲斂乃阱者今書作費誓說文木部云柴惡米也周書有柴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隱引書亦並作柴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柴誓至衛包乃妄改爲費誓是也又敵今書作杜尙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敵阱今書作甯說文支部云敵閉也讀若杜斂塞也案敵杜字通費誓孔疏引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甯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義卽本此經也鄭以彼敵獲斂阱卽此塞阱杜獲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邾案邾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云邾邾下邑地魯東有邾城是也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蜀石經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

秋明使亦秋故得有放獲斂阱之事也吳廷華云費誓無春秋
之文其杜獲塞奔蓋爲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爲伯禽以秋出
師謬矣案吳說是也竊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
柴誓放獲斂阱非當放斂之時爲出師特發此令故注附及之
與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爲其就禽獸魚蟹自然之居而害之
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
屬疏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者沈湛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申
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 注云爲其就禽獸魚蟹
自然之居而害之者蟹蜀石經及宋本並作鼃案鼃正字蟹俗
字玉篇鼃部云鼃或作蟹此謂山爲禽獸自然之居澤爲魚蟹
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特禁之鄭司農云不得擅

爲苑囿於山也者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囿山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爲苑囿其民間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爲藩垣遮格取之若苑囿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鼃鼃魚鼃鼃鱸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木有芑魚毒神農本草經艸部云芑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卽芑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鵠故不作鵠作沈也案據賈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鵠者謬謬難通故賈所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蟹不時

疏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者謂禁人硃涉荀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亦水禁之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蟹不時者此與獻人鼈人川衡澤虞爲官聯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蟹之時詳獻人鼈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渴川澤毋漉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罾罾又云魚禁鰓鮒所謂取魚鼈之禁荀子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幾酒者賈疏云酒亦水之類故也注

云苛察沽買過多者釋文云買一本作賣幾訓苛察詳司關疏此謂民自買酒於市也說文西部云酤一日買酒也沽卽酤之

段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
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
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魯匡妄說不
足據然雖民間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察而詰之云
及非時者者賈疏云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
曰有政有事無夷酒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慎也謂戒敕民
使謹慎於飲酒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以
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
羣樂者同醵三獻過之者誅此卽謹酒之事 注云使民節用

酒也考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也引書酒誥者證謹酒之事
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
亦作彝與今書同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
臣有事之小臣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
賈釋蓋本鄭書注義禁川游者備波洋卒至沈溺也疏禁川游
者者說文水部云浮行水上也重文泗浮或从囚聲案游卽
浮之借字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舟而不游注云備波洋
卒至沈溺也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洋洋大水貌也管子權
言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掌夜時者司
夜告時與挈壺氏爲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左傳昭

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日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脯時日
映日出隅中爲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卽夜時也云若今
甲乙至戌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戌並誤戌今據岳珂刊正九經
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所
據亦誤本也王應麟云疏以戌爲戌誤甲乙至戌謂夜有五更
西城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
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
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師
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徹直符
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噓呼備火案王說是也以星分夜以詔夜
士夜禁夜士主行夜徹侯者如今都候之屬疏以星分夜者謂

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藝文類聚天部引尸子云使星司夜
賈疏引書傳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菽秋
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四時昏中之
星言之實則五夜各有中星可爲早晚之候又隨每月節氣遞
移亦不能定以四時也 注云夜士主行夜徵候者者謂國中
巡行夜守之士若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先鄭注云櫟謂
行夜擊櫟是也徵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候之屬者續漢書百
官志云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云主劍戟士徵循宮及
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義則此夜士亦有官
秩若宮伯掌固士庶子之屬故唯主行夜與持更者異也禦晨
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

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
日夜中星隕如雨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者賈疏云謂
在道路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
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
汜婦反道鄉爲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 注云備其遭
寇害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爲寇害恐行者遭之
又防有姦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
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廣雅釋詁云
禦止也是禦訓禁亦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
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
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爲民田時者重文晨晨或省晨部

云晨早昧爽也經典通借晨爲晨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于暘
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旦明平旦左成十
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僖五年孔疏云晨謂夜將
旦雞鳴時也據此則晨先於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三光
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蓋夜漏盡則爲旦不
盡三刻則爲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旦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
天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旦對文則異散文亦
通云宵定昏也者說文宀部云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土
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三商卽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
天文訓云至於虞淵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昏案鄭卽本

淮南書說詩鄭風定之方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爲定昏與尙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字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恒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爲夜則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賁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

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
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案謂以明水滄漈案盛黍稷疏掌以
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
及各本並誤注云夫遂陽遂也者卽內則之金燧攻金之工
以金錫半鑄之者也說文金部云鐻陽鐻也淮南子天文訓云
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高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
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慧琳一切經
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鐻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
性篇云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
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今注云陽燧以銅爲之形
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工記攻金之工

經注及華氏注並作燧。鳧氏注又作隧。內則亦作燧。鑠正字遂
隧並段借字。鑠卽鑠之省。燧則鑠之俗。燧爲養火與陽。鑠義別
也。陽遂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覽服用部引魏名
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遂蓋用窰鏡。故鳧氏注云隧在鼓中
窰而生光。有似夫隧。高氏云金杯無緣卽窰鏡之形。非眞用杯
也。依光理窰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
鑠鏡屬者考工記鑠燧注云鑠亦鏡也。廣雅釋器云鑠謂之鏡。
御覽引高堂隆云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
曰陰陽之鏡。與鄭說同。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
取明水於月。案許書前一義卽凌人之冰鑑。後一義卽此。及考
工記之鑠鑠鑑之變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

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及士昏禮疏引此經亦並云陰鑒疑皆以義增之非鄭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華嚴經音義又引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圻向月則得水也又御覽天部引許注云誰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是許君淮南注有一說後說與高誘略同蓋以方諸爲別一物鑑則受水銅盤也又御覽地部引淮南萬畢術云方諸取水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君說同鄭君之意則以方諸爲鑑鑑卽鏡與萬畢術及

許高謫謫並異舊唐書禮義志載李敬貞議亦從高誘說以方
諸爲大蛤云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注
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
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
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
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立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
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
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依敬貞說大蛤取
水得之目驗然與考工記鑒燧同齊文迂又與陰鑒名義不相
應恐非古制今考水爲流質既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
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祭

祀所通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鑒承露淫潤烝騰遇
冷成露月夜澄朗更無風雲露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
火大蛤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人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
以此廣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爲圓鏡而抱
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此與唐司宰方鏡制
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當得陰陽之潔氣也
者釋明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
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而訓明爲絜則同云
明燭以照饌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
照之云明水以爲立酒者明經於其明盥之外別云其明水也
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立酒配立酒并水也立酒

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爲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夫燧取火於日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少儀加夫禘與劔焉注云夫禘劔衣也夫發聲此陽遂謂之夫遂亦是發聲與劔衣謂之夫禘同云明案謂以明水滌滌案盛黍稷者明案舊本並誤作明齋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齋云注作案則注本不與經同蜀石經與陸本正合今本注亦作明齋後人依經改也此蓋亦讀齋爲案甸師注云齋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齋盛字鄭並讀爲案詳甸師小宗伯疏詩小雅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絜齊豐盛彼釋文云齊本又作齋案詩齊明卽此明齋倒文以協

韻又土虞禮祝辭亦有明齋注云今文曰明粢王引之謂卽此經之明齋其說甚塙齋齊粢字並通也滫者內則注云秦人滫曰滫說文水部云淩浸漬也凡祭祀以明水滫滌粢盛而後炊饔之所以示絜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明齋卽絜粢也賈疏云滫謂滫滌滌謂蕩滌俱謂釋米者也凡邦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立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爲明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與闔人官正宮人爲官聯也闔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此大事卽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墳燭亦卽門燎此官共與闔人設之其庭燎在廟寢之中蓋共與宮正宮人等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

廟中則執燭宮人云凡寢中之事執燭彼掌宮廟執燭當并掌設燎矣此墳燭庭燎並樹地之大燭其人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其之經文不具耳 注云故書墳爲蕢者墳蕢聲類同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者先鄭從故書爲說邊人先鄭注云麻曰蕢故以蕢燭爲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蕢卽葩臘字故云麻燭也麻燭蓋攢麻臘爲之程瑤田云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淮南子說林訓廣燭猶膏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蒸爲夜行燎也案程說是也後鄭以墳燭與大燭義尤合故不從先鄭賈此疏及燕禮疏並謂古無麻燭而用荆樵則非易林蠱之蹇云執蕢然熾爲風所吹卽蕢燭也云云謂墳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後鄭依今書故不從先鄭說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燕禮

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大燭於門外大射儀文同注云燭燹也賈疏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又樹之於地也詒讓案經云墳燭鄭知非人執之者以此墳燭樹於門外卽閭人之門燎彼注云燎地燭也彼此互證知亦樹地之大燭矣燎燭通稱互詳閭人疏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此冢上文亦樹之於庭士喪禮云宵爲燎于中庭中庭卽門內也金鶚云庭者堂下之地聘禮燕禮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庭與朝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爲平地故其文从土賈疏云於門

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眾爲明是以詩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臘燭百者或以百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樵爲之少儀云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案賈說是也通言之庭燎亦爲大燭故燕禮凡庭階執與不執並曰大燭詩小雅庭燎毛傳云庭燎大燭也鄭箋云於庭設大燭國語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館諸宗廟設庭燎韋注與詩箋義同是庭燎與大燭異名同物依士喪

禮注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則燭燎本以樹地與手執異稱此墳燭庭燎同爲在地之燎經以門庭異地變文見義耳賈說庭燎之制不知與古合否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庭燎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曰百炬共一束也卽賈所本今案當以百炬分列爲正門燎之數當減於庭或無百炬也云皆所以照眾爲明者以廟寢門內外地廣人眾故於地樹燭燎以照之若堂室則以人執燭不樹也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者與司燿爲官聯也國中謂城郭中火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廛里縣密徹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以木鐸徇戒之凡文事奮木鐸以警眾詳小宰疏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燿

周禮正義

禮七十

五百四十八

文官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禁彼掌王宮火禁尤嚴謹故一歲兩脩此官掌國中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屬備風燥謂因天時以戒儆備火災也墨子號令篇云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蔓延燔人斷卽備火之禁令也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竊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立謂屋讀爲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竊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烺掌明竊則罪人夜葬與疏軍旅脩火禁者亦士師軍禁之一端軍壘所居尤以備火爲重墨子

號令篇云諸竈必爲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是其類也

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爲夫三爲屋者謂夷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云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爲夷三族之意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義同三夫爲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爲一夫者一夫受田百畝九夫爲井卽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詳小司徒疏云立謂屋讀爲其刑劓之劓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爲今本並誤作讀如今依蜀石經校正此易其字

非擬其音也賈疏云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醢人疏引鄭易注義尤詳段玉裁云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剝音屋賈云鄭義以爲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剝鄭所傳賈氏易實作剝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剝釋剝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剝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惠士奇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剝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詎讓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剝重刑也京謂刑在頤爲剝案九家京虞易字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剝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

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案許掌囚疏云明竊若今楊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削木爲杙明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楊詳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梟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竊者殺人瘞其尸而楊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楊著其姓名師古云楊杙也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此卽楊頭明書其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旣葬而楊著梟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

加尸也且楊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楊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案惠孔說是也鄭舉漢法楊頭以相比況實則此經主謂楊竊非楊頭也凡屋誅既刑於隱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竊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竊皆謂葬穿墻也鄭以經云明竊則是葬時所楊明使此官爲之兼以燎燭爲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留子閭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曾釗云荀子禮論篇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殯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

已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疏掌執鞭以趨辟者鞭所以威人眾有不辟者則以鞭歐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尊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者夾王車爲衛與旅賁氏爲官聯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案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敍官六字並當爲八則夾道八人皆下士也其說較賈爲長詳敍官疏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之車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者蜀石經今下有時字宋大字本同惠

棟云續漢書輿服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騶從伍百璫弩十二人
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
賤也者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
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引證執
鞭爲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如胥爲市民朝士爲中士此官是
下士皆賤者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
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轡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
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
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三軍之誓誓左
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
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轡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

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闕謂不闕於君也玄
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疏凡誓執鞭以趨於
前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贊大司徒大司馬
諸官之誓眾亦與彼爲官聯也云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者
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
其餘面通右與馭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軍右備非常
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案此僕馭之別鄭注無釋注雖引甘誓
誓左右馭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爲乘車之人與僕實不
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爲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
同車說殊不塙而彼職別有王出入則自右馭而前驅之文又
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卽謂大馭戎僕齊僕道

僕田僕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是也馭則謂馭夫馭貳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馭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輶以警之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驂咸駕彼注云僕戎僕及馭夫也彼僕兼有馭夫者僕馭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馭說犯輶之禮云及祭酌僕賈彼疏以僕爲大馭其說甚塢而此疏乃以僕爲大僕而以馭爲五馭失之僕亦謂之僕夫詳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鞭則有撻笞之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

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者王引之云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爲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出省聲叀古文事徐鍇曰此則出字不省也古文之叀脫去上半則爲史矣訝士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爲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爲文小宰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卽大事殺小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爲誓大事小事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 注云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者聽誓之時眾皆分列爲行誓者欲令眾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爲之大言使眾聞知故云且命之云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賈疏云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據

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闕亦據祭祀須
闕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詒讓案出軍
之誓若大司馬大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大神
示享先王百官皆有誓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
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褻等卽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用
命者斬之蓋通誓軍眾之辭卽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車
輶及鞭者官別誓之故視職掌之輕重爲誓也依王說大史小
史史爲事之譌文則不專屬祭祀賈依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
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啓與有扈戰
於甘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
馭通誓故云備矣云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
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郊
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輶
謂車裂也者說文車部云輶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
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輶車裂一作軫史記通策傳
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鵬冠子王鈇篇曰害百姓者軫以狗春
秋桓十八年齊襄輶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輶夏徵舒
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輶觀起
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臯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輶之不
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師瞽人之

長也詒讓案此師疑亦兼眾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
饗師曹三百師曹卽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者鄭不
知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故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
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闕謂不
闕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闕說索隱云闕通也此不
闕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立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
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征柵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
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
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

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宜燭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鞭若非常大事如漢律所謂矯詔書者則當在士師八成擒邦令之條豈徒鞭扶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弼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弼養也國所游養謂美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偕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

障互禁止人也。櫟謂夜行擊櫟。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者賈疏云互謂復馬所以爲遮障宿者所守衛櫟者謂宿復擊櫟持更也。莊存與云野廬氏主野脩閭氏主國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粥養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莊子德充符篇云天鬻者天食也。此國粥與莊子天鬻義略同云國所游養謂美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爲美卒者案賈說未析注云游養謂閒游無常職而養於國者蜀石經作鬻養疑依疏改不足據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鬻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粥爲美卒也但美卒不得盡養於國審釋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徵給以

稍食故謂之國弼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美卒非六鄉七萬
五千家一人外凡可任者盡爲國弼也又司隸掌五隸云帥
其民而搏盜賊彼隸民亦國所養搏盜賊卽追胥之事疑亦此
國弼所胥矣云追逐寇也者小司徒注同云胥讀爲脩者士師
注云胥讀爲宿脩之脩謂司搏盜賊也云故書互爲巨者司會
注同又掌舍桎桎注云故書桎爲桎此互爲巨與彼桎爲桎正
相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有城溝家有桎桎桎桎蓋
卽此經之巨桎疑此互桎故書別本或亦作桎樓矣楊云家有
桎桎則亦以桎爲備禦非常之械疑卽量人之門渠掌固之樹
渠桎渠聲類同亦卽墨子備梯篇之梠謂伐木爲藩落也此西
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者宮

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櫟亦與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人此謂國中諸官府門閭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爲互者司會杜注亦讀巨爲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者互爲行馬卽掌舍之櫟柵也說文阜部云障隔也惠士奇云謂之互者說文走部遯遯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櫟謂行夜擊櫟者卽司寤氏所謂夜士也櫟詳宮正及挈壺氏疏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騶騁於國中者皆爲其惑眾疏禁徑踰者者兼掌國中之道禁與司廬氏爲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兵革趨行者者此通人與車馬言之韓非子愛

臣篇云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卽
禁車以兵革趨行之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
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馬部云
馳大驅也騁直馳也 注云皆爲其惑眾者二者形跡詭異使
眾駭惑故禁之也曲禮云入國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簡人也此
禁馳騁於國中當亦兼彼注義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
者不幾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疏邦有故則令守其
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
有障互有禍災則須置守也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
其閭以待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守二
宮爲官聯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

非則命各遣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詞也 注云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廛里蓋亦以五家爲聯但置設官吏依鄉法或依遂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賅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會鄭旨矣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置學之屬所以扃緝禽獸疏注云弧張置學之屬者爾雅釋器云繫謂之置學罾也罾謂之學學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罾以捕鳥詩王風釋文引韓詩云張羅於車上曰罾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网羅之屬竝爲機軸張施之故卽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罾羅是也轉人注云弧木弓也則是機弩

之類弧與罔羅不必並設一處此設弧張與下爲阱獲文相對
弧張阱獲各爲二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
似亦誤合爲一物也云所以罔緝禽獸者莊子肱篋釋文引崔
譔云罔關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緝猓蹏蹏李注云緝繫也
與胃通惠士奇云羣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緝中鳥下來則
摘其腳緝當作緝省爲緝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之所緝
結者卽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兔釋文兔胃也又云兔踰
係其腳故曰蹄案惠說是也說文罔部云羅罔也一曰緝也系
部云緝緝也文選上林賦羅要裏李注引聲類云羅係取也史
記司馬相如傳作胃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緝網置罟不敢出於
門案緝正字緝緝段借字羅胃並緝之俗罔緝禽獸亦謂關罔

而箱繫之也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歐之靈鼓六面鼓歐之
使驚趨阱獲疏爲阱獲以攻猛獸者與獵人服不氏爲官聯也
阱獲詳雍氏疏云以靈鼓歐之者歐依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
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歐卽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皆作歐嘉
靖本作歐竝誤詳射鳥氏疏 注云靈鼓六面鼓者詳鼓人疏
云歐之使驚趨阱獲者謂爲阱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歐
令驚駭趨陷其中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
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者
謂獻之司裘掌皮玉府諸官以備國用也賈疏云若得猛獸之
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
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卽牙也虎豹有須備獻之以

擬器物之用也 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者釋名釋形體云頤下曰須說文須部云須面毛也云備謂搔也者搔與爪通土虞禮記沐浴櫛搔剪注云搔當爲爪今文或爲蚤揃惠士奇云備所以衛也爪牙所以衛其體鄭鍔讀備如字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姜兆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僉說則備當爲備之段字說文用部云備具也於義亦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以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賦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所名所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燠之鄭司農云禴除也玄謂此禴

讀如潰癰之潰疏以攻說禮之以嘉草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以字惟蜀石經有以翦氏文例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草釋文作艸云本亦作草案艸正字草借字然此經艸木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禮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 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者蜀石經病上有能字宋蜀大字本同說文蟲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蠱蟲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蠱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相吮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卽謂之爲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爲人患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

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蠱害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者唐律疏議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逮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此卽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教令謂教人爲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攻治也云攻說所名者據大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神故兼有二名詳彼疏云祈其神求去之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憑之故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主中蠱千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證類本草引宗懷荆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爲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

荷聲類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茹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茹字是其例也干說不爲無徵至證類本草引陳藏器說謂茜亦爲嘉草則肌說不足據云攻之謂燻之者廣韻二十文云熏燻同案燻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翦氏經注亦並作熏宋以來版本並從釋文作燻今姑仍之鄭以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卽熏謂焚而取其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禴除也者神仕村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禴也知攻說是祈而禴獨非者翦氏除蠹物云以攻禴攻之此文例與彼同彼攻非卽攻禴之攻則知此禴非卽禴禴之禴矣云玄謂此禴讀如潰擁之潰者明音亦與六祈之禴異也神仕注亦同凡歐蠹則令之比之使

爲之又校次之疏凡歐螽者歐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汪道昆本
正釋文作歐唐石經誤歐嘉靖本誤歐詳冥氏疏歐螽卽謂螽
之攻之也 注云使爲之又校次之者令依攻歐之法爲之又
校次其人眾使窮索也

穴氏掌攻螽獸各以其物火之螽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
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疏掌攻螽
獸者與獸人爲官聯也 注云螽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者說
文虫部云螽蟊也蟊俗作螽又熊部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羆
如熊黃白文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熊羆貉貉則穴若
蟄而案小正而當爲尔熊羆貉皆所謂螽獸也云將攻之必
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螽穴不

可攻故必以其所食之物燒於穴外誘其出穴乃攻之案經攻用火疑亦兼有熏敵之事注唯云燒食物文不具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者珍異謂可共膳羞者與質人麋人賈師義同獻亦獻於膳夫司裘掌皮也賈疏云謂熊羆之皮革及熊蹯之等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疏掌攻猛鳥者與射鳥氏羅氏爲官聯也云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者賈疏云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 注云猛鳥鷹隼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鷹鴞鳩隼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申之健鷲之鳥亦稱猛鳥以其性健鷲善搏擊故攻之云置其所食

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搏其腳者謂卽以所食之鳥物爲媒以誘之也文選潘岳射雉賦雉媒谷後注謂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爲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說文手部云掎偏引也漢書敘傳顏注云掎偏持其足也絹纒之借字卽爾雅釋器郭注所謂施罟以捕鳥也詳冥氏疏以時獻其羽翮疏以時獻其羽翮者人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疏掌攻草木及林麓者與山虞林衡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柞氏與薙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薙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注云林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

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爲自生之木非人所養也賈疏云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政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至今剝陰木而水之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疏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五月夏至之日爲之也謂先刊削以去其皮乃燒之云冬至今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之日爲之亦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陽木冬刊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

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案夏日至冬至亦謂二至之月賈謂正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疏 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斫擊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貢隨山刊木僞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者謂以水火絕其萌穉之端毛詩周南汝墳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疏 注云化猶生也者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種穀也者謂伐去其木卽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

經時作將亦通伐草木爲田以種穀所謂蓄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蓄詩小雅采芑孔疏引孫炎云蓄始災殺其草木也然諦審此與薙氏兩經化字似當與草人士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相與爲官聯也鄭訓爲生疑未得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言以水火變之下薙氏文可證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日至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疏注云除木有時者賈疏云凡國家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梓氏政令所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如上冬夏者也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
至而耜之故書萌作薺杜子春云薺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書
亦或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
之也若今取莢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
凍土剗之疏春始生而萌之者此統一時言之秋同云夏日至
而夷之者此謂建午之月也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
至而耜之者亦謂建子之月也賈疏云此薙氏所掌治地從春
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注云故書萌作薺杜子春
云薺當爲萌者徐養原云萌薺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眾萌也
萌而無識也遂人注云變民言暋異外內也此猶懵懵無知兒
也蓋萌卽毗字懵薺同音故萌轉爲薺宋世榮云薺當爲夢說

文艸部夢灌渝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蘢蒨卽夢灌渝字案宋
說亦通云謂耕反其萌牙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令云孟
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生者芒而直
曰萌此謂艸初生出地時耕而發之反其萌牙以土冢覆其上
使不復生爾雅釋地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留此反
其萌牙卽反草也云書亦或爲萌者謂別本字或作萌與杜所
定同云立謂萌之者以茲其所其生者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
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櫟斫也齊謂之鋹鋹草初生之萌牙不
任芟刈故以鋹屬土去之因謂之萌莊子外物篇云春雨日時
草木怒生鋹鐫於是乎始修是也茲其卽鋹鐫詳遂大夫疏云
夷之以鉤鑊迫地芟之也者夷薶字通月令注引此文作薶又

周禮正義

禮七十

五百四十八

云薙謂迫地芟之也義與此同國語齊語韋注云夷平也所以
削草平地芟大鎌所以芟草也說文刀部云刈鎌也金部云鎌
鍤也鉤卽刈之借字鎌卽鎌之俗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
之鉤或謂之鎌或謂之鍤迫地芟之謂迫近地面於橐之屬根
處芟刈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芟
之區間草以利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鉤鎌比
地刈其草矣鄭云迫地芟之猶汜云比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
芟矣者說文艸部云芟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芟牧其中顏注云
芟乾草也凡取芻芟亦迫地芟之故鄭舉以爲況云含實曰繩
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
惠棟云繩當爲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錐弃注云繩

古孕字大玄頭首日蠅其膏人一月而膏蠅與臙同玉篇云臙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尙書以臙爲孕詒讓案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繩臙聲類同字得相通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云蠅魚之懷任也臙亦與臙義略同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者釋名釋用器云耜齒也似齒斷物也小爾雅廣詁云刻滅也案耜卽耒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測凍土刻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鋤玉燭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卽毛詩周頌烝烝良耜傳云烝烝猶測測之義今攷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善之

耜熾苗是南畝也與此注義似未甚協竊疑鄭意或謂凍土堅
沍難發當以利耜測試剡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姿
容云側偏也附側凍土剡之猶上注云迫地芟之也國語齊語
云及寒擊莫除田韋注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莫枯草也卽此
側剡凍土之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
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
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疏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者與柞氏義同亦與草人土方氏爲官聯也 注云謂以火燒
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柞
氏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
土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薶氏之芟草旣薶崇之又行

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彼注意蓋亦謂夏未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之文正同云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爲釋蓋兩文義同故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止著季夏薙草故云是其一時著之也掌凡殺草之政令

若蒺藜氏掌覆天鳥之巢覆猶毀也天鳥惡鳴之鳥若鵙鸞

疏掌

覆天鳥之巢者說文巢部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注云

覆猶毀也者王制云不覆巢彼注云覆敗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毀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鳥惡鳴之鳥若鵙鵙者天祲之借字經通典借妖爲之此經既祲保章氏妖祥字竝作妖後庭氏天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彼同說文虫部云衣服歌謠艸木之怪謂之祲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統言之祲蠶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天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故去之晏子襍下篇景公曰有鵙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鵙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鵙一名鵙與梟異一名鵙鵙叩云爲梟爲鵙是也俗說以爲鵙卽土梟非也又引陸璣疏云鵙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鵙鳥是也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鵙曰服索隱

云案鄧展云似鵠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山鵠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鵠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鵠其名爲鵠楚人謂之服此鵠卽服也據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鵠鵠是一鳥賈疏以爲二鳥疑非互詳掌畜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姤至某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疏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

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又云辰主月續漢書律厯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謂從艮至茶者賈疏云復爾雅釋天文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鶡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塗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爲陬十二月爲涂今注作艮茶二字是假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卽二十八宿也呂氏春秋圓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簿讚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

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
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
晏子春秋雜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禱鵙築新室爲置白茅
夜用事而鵙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
蠹魚亦是也攻崇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
爲蠹杜子春云蠹當爲蠹疏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
云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熏之據去其身也 注

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者說文蠹部云蠹木中蟲也一切經音
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春秋達鬱篇
云木鬱則爲蠹高注云蠹蛄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也者蠹

舊本誤蟲今據宋本及明注疏本正玉篇虺部云蠹白魚也爾雅釋蟲云蟬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魴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繁多白魚亦其一也云攻崇祈名者大祝六祈四曰禁五日攻此攻崇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錄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莽一名春草生上谷山谷及冤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閒處處皆有人用搗以和米肉水中魚吞卽死莽草字亦作蒨字今俗呼爲蒨草也又

引蘇頌圖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間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蒹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蒹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惠士奇云山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蒹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蒹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詒讓案莽蒹芒並一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卽釋艸之蒹皆草也本艸之莽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云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者釋文云橐本或作橐蜀石經亦作橐王引之云作橐者是

周禮正義

禮七十

五二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五

也藁蠹古同聲故蠹謂爲藁說文蠹作蠹從虫藁聲地官掌染
草注藁蘆釋文藁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藁與
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凡庶蠹之事庶
除毒蠹者蠹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疏凡庶蠹之事者蜀石
經凡上有掌字案此與庶氏爲官聯也注云庶除毒蠹者者
與庶氏義同賈疏云翦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
凡庶蠹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二云蠹蠹之類者以其同爲蠹
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爲蠹穀之飛亦爲蠹杜注云皿
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蠹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蠹彼蠹卽是
蠹與此毒蠹異也二云或熏以莽草則去者者以庶氏攻蠹雖用
嘉草此莽草殺蟲或亦可以敵蠹故使翦氏兼掌除蠹也

赤及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
除蟲牙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塹之則走淳之以灑
之則死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疏注云
洒灑也者隸僕注同洒灑之借字云除牆屋者除蟲牙藏逃其
中者者謂除宮廟官府諸牆屋有蟲牙者經唯云除牆屋知爲
除蟲牙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牙而言賈疏云爾雅有足曰
蟲無足曰牙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蜃大蛤也者鼃人注同左
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爲炭云擣其炭以塹之則走者鄭
意經以蜃炭攻之亦用其灰灰卽掌蜃注所謂又灰是也經不
云灰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文土部云塹塵也掌蜃注謂蜃
炭可以禦濕蓋兼可以殺蟲故擣其炭爲灰以被牆屋而攻之

則蟲豸畏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灑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擣蜃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豸遇之則死也云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晨蜃聲類同先鄭注左傳有蜃炭故定從蜃徐養原云說文晶部晨房星爲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或省作晨史記律書曰晨者言萬物之蜃也蜃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蜃通作蜃故借晨爲蜃凡隙屋除其狸蟲狸蟲塵肌蛛之屬疏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文自部云隙壁際孔也韓非子亡徵篇云牆之壞也必通隙此隙屋亦謂官所有宅舍久故壞漏者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注云狸蟲塵肌蛛之屬者謂陸產自狸藏之蟲與鼃人狸物爲水蟲物異而義同蕤卽狸之借字詳鼃人疏說文虫部云蟪蟪

也廣雅釋蟲云負蟣蟣也飛虻飛蟻也御覽昆蟲部引說文云
蟣蟣鼠婦也廣卽蟣之變體本草經云廣蟲一名地鼈一名土
鼈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溼處證類本艸引陶
注云形扁扁如鼈故名土鼈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又引唐
本艸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
餘形小似鼈無甲但有鱗也肌蛛者蛛釋文作求云本或作蛛
說文蝻部云蝻多足蟲也重文蝻蝻或从虫一切經音義引通
俗文云務求謂之蛟蛛關西呼蝻蛟爲蛟蛛又淮南子說林訓
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高注云曹布燒以傳蝻蛛瘡則愈蛟蛛
蝻蛛並卽肌蛛一聲之轉肌蛛卽今蓑衣蟲亦名蛛蛟廣雅釋
蟲云蛛蛟蝻蛛也張華博物志云蛛蛟湯人影隨所著生瘡亦

名螻蛄證類本艸引陳藏器云螻蛄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繞腰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是也

蠋氏掌去鼯鼯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牡鞠鞠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鼯爲蠋鼯耿鼯也蠋與耿鼯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疏掌去鼯鼯者敘官先鄭注云書或爲掌去蝦蟇此注不出者以互見於彼略之云焚牡鞠者鞠唐石經初刻作鞠後磨改作鞠各本同嚴可均云說文鞠治牆也爾雅鞠治牆郭云今之秋華菊說文又有鞠字日精也郭注菊字假借爾雅菊蘧麥說文同石經初刻作鞠者漢碑但有鞠字鞠从鞠聲故省艸作鞠亦得與鞠通故月令鞠有黃華釋文鞠本又作菊並用假借字其實鞠踰鞠也與鞠誼別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菊日精也以秋華夏小

正云九月榮鞠字亦作鞠神農本草經草部云菊花一名日精然則古所謂秋華之艸者卽日精其正字當作鞠經典作鞠鞠菊者皆段借字郭璞以鞠爲卽秋華菊之本字失之此牡鞠不華者亦卽日精之別種正字亦當作鞠經作鞠或作鞠者亦用借字也 注云牡鞠鞠不華者者賈疏云此則月令季秋云鞠有皇華是牡鞠也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蜩者詳敘官疏云鼃耿鼃也者說文鼃部云鼃鼃鼃也梓人注云脰鳴鼃鼃屬爾雅釋魚鼃鼃蟾諸在水者鼃郭注云鼃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本艸陶注云鼃大而青背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據郭陶說則耿鼃卽所謂土鴨蓋鼃類之最大者云蜩與耿鼃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者以鼃類眾多唯去此二者明以其尤怒鳴聒人

耳故也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疏以其煙被之者賈疏云上文云焚牡鞠洒之則死此經云以其煙明還用牡鞠之煙被之水上也云則凡水蟲無聲者則下唐石經初刻有死字磨改刪案有者非也水蟲卽鼃龜之屬有聲者與壺涿氏水蟲異注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者蜀石經作被水上無之字疑今本衍楚辭招魂王注云被覆也謂順風所來之方播所焚牡鞠之煙使隨風散行被覆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敔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蜺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立謂燔之炮之

炮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
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水蟲李注引此經亦作蠱疑所
見本異云以炮土之鼓毆之者毆依宋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
正唐蜀石經並誤毆詳冥氏疏注云水蟲狐蟻之屬者蟻一
名短狐水中毒蟲也詳敘官疏云故書炮作泡者炮泡聲類同
云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立謂燔之炮之炮者臧庸云
杜讀炮爲苞字从艸鄭讀泡爲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爲
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始讀从火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
字當改作泡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
居正岳珂云當更有一之字段臧並據增亦是也蜀石經作杜
子春泡當爲匏有苦葉之匏文雖譌謬而泡字則不誤段氏云

此皆易讀也杜讀泡爲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傳蓋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苞裏字多用从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爲炮徐養原云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篇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云炮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槀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槀槀讀爲枯枯檣木名書或爲槀又云五貫當爲午貫疏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敗殺水神之法說文象部云象南越大獸長鼻

牙三年一乳又齒部云齒口齒骨也牙部云牙壯齒也案齒牙
骨亦通稱故象齒司尊彝籍人注謂之象骨牡棒爲木恐入水
不得沈故必買象齒而沈之必用牡棒象齒者其義未詳賈疏
云以棒爲餘穿孔以象牙從棒貫之爲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
死淵爲陵所謂深谷爲陵是也 注云神謂水神龍罔象者罔
語魯語仲尼曰水之怪曰龍罔象章注云龍神獸也或曰罔象
食人一名沐腫淮南子汜論訓水生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
也廣雅釋天云水神謂之罔爲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
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素縛則可
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棒爲梓
午爲五者釋文云梓本或作棒阮元云疑當作本或作梓梓與

朽一字也若作梓則故書梓爲棒矣詒讓案梓梓形近午五音近故互易也釋文別本疑當作梓與棒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今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爲棒棒讀爲枯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爲棒者字之誤也棒讀爲枯者易其字也棒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棒而後讀棒爲枯者棒與梓形相近枯與棒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母估也棒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爲奠奠讀爲定也徐養原云說文無棒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爲言枯也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莢圓而厚剝

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注云蕪黃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棒榆其莢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莢牡無母棒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爲樛者樛與棒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牡樛木未聞也云又云五貫當爲午貫者段玉裁云五易爲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則尤一縱一橫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立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疏掌射國中之夭鳥者北堂書鈔武功部御覽兵部引作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鳥梟鵂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眚祲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卽祲之借字並詳荜蕪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夭鳥故去之注云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者鳥獸晝鳴者其形易見不爲怪異若夜來鳴呼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尤駭人爲怪害故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鳴爲怪者御覽引馬注云獸

虎狼嗥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者先鄭意救日月之弓矢卽日月食時所作後鄭意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日月食禮詳鼓人疏云立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爲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者明當射其勝者以救之也曾子問及穀梁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語請詘詘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

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疏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者亦當夜射之經冢上文省也蓋視其聲所出之方射以厭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賈疏云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若或叫於宋大廟諄諄者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諄諄舊本並作出今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諄云本亦作出案左襄三十年傳文作出杜注云叫呼也諄諄熱也出出戒伯姬彼釋文亦云鄭注周禮引此作諄諄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諄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又云鳥鳴于亳社如日諄諄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爲證云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御

覽兵部引馬注云在矢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在矢是救日可知案在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此文見弓矢之名欲此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在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作以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在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在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銜枚氏掌司蹕察蹕謹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疏掌司蹕者司內外朝蹕謹之禁也 注云察蹕謹者爲其聒亂在朝者

之言語者亦訓司爲察也司職注云則謹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事不得妄爲踴謹以聒亂之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踴令令主祭祀者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踴者此司郊廟祭祀踴謹之禁與蜡氏爲官聯也 注云令令主祭祀者者賈疏云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踴踴則不敬鬼神故也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以相誤疏軍旅田役令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踴謹之禁也其禁較平時尤重故更令銜枚國語晉語云襲侵密聲白虎通義誅伐篇云人銜枚馬纏勒爲襲依此經義則銜枚爲軍法之常不必襲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 注云爲其言語以相誤

者恐其妄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墨子號令篇云囂謹賊
眾其罪殺即軍旅之禁也禁跽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
中之道者爲其惑眾相感動鳴吟也疏禁跽呼歎鳴于國中者
者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例當作嘯此疑誤改從
今字嘯嘯詳籬人疏于唐蜀石經並誤於今據宋附釋音本嘉
靖本正下同此司國城內道涂嚙謹之禁也云行歌哭于國中
之道者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也惠士奇云
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
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鐫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
也甯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
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

日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新明哭國者新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
歟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歌於軍中有則其辜射言惟軍中則
然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
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 注云爲其惑眾相感動者謂
號呼歎嗚及歌哭皆足以惑眾而歎嗚歌哭又易相感動故禁
之也云嗚吟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嗚舒也氣憤懣故發此聲以
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
辭也又蘇子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是嗚吟並歎憤發舒
之聲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其其杖咸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
鬼神尙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疏注云咸讀爲

函者惠棟云古咸與函通毛詩乃言日僭始既函韓詩作既減減猶函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劒蘇林曰械音函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械箠也又匚部云函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函謂之械咸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尙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共函以藏杖不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其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爲祭祀尙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其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尙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詒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

於朝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爲國揖當爲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朝見君建杖注云揖挾也建樹也是見君惟七十者去杖八十九十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爲官聯也凡軍旅之杖蓋用及廣雅釋器云及杖也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有司皆執戈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者吏謂軍吏卽經有爵者卒謂六軍七萬五千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爲扶持之助也云

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眾軍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爲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泰誓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詒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亦云王左杖黃鉞則大師王在軍亦杖鉞其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注云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者廣雅釋詁云齒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校年以授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

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爲證盧文弨云漢制琅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榮所賜也呂飛鵬云先鄭云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廬呂說足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卽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